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朱舜水的佛學思想與近世日本儒、佛學界的相互影響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1-H-002-057-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6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徐興慶

計畫參與人員：臨時人員：傅良平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6 年 10 月 30 日

# 朱舜水的佛學思想與近世日本儒、佛學界的相互影響

徐興慶

- 一、前言
- 二、朱舜水對佛教與儒教的不同論述
- 三、德川光圀與朱舜水之思想比較
- 四、心越與朱舜水、今井弘濟之佛學觀
- 五、結語——水戶藩的一儒（朱舜水）、一佛（心越）之文化傳播

## 一、前言

鎌倉時代（1183-1333）是日本佛教極為盛行的時期，當時中國宋代的理性之學也隨之東傳，而傳播者多為禪僧，他們往往從禪學角度來理解宋學，因此當時的日本社會不免產生流於空談、不切實際的學理。此外，鎌倉時代以還，禪宗僧侶即已開始對武士同時闡述佛教與儒教學說，但對歷經戰國時代生存下來的武士而言，具有深厚倫理色彩的儒教教義，遠比佛教教義更能受到武士們的青睞。十七世紀初期德川幕府成立之後，由佛轉儒的林羅山（1583-1657）連續擔任德川家康（1542-1616）、秀忠（1579-1632）、家光（1604-1651）、家綱（1641-1680）等四代將軍的侍講，統轄幕府的學問所，權傾一時，成為德川幕府將朱子學列為官學的關鍵人物之一。林羅山認為佛教存有「非現實性」的思想而加以排除，因此造成德川初期佛、儒爭論不休的社會現象。德川日本的思想界則發展成以朱子學（官學）為中心的社會導向，基本上，朱子學遠離佛教世界，以四書、五經為儒教經典，創造出儒教之思想體系。為統治國家，德川初期透過教化的功能，改變儒教成為具有重要意識型態之風貌，成為有利於幕府實施封建體制之思想主軸。

1691 年林羅山之孫林鳳岡（1644-1732）被任命為總管學問之「大學頭」起，此官職即成為世襲制，而反佛則是林家一脈傳承的基本立場。但是，德川幕府對佛教寺社之管理，過程複雜；宣揚朱子學之核心學者，亦耗費時日才逐漸擺脫佛教的影響，而發展成為獨立之儒學思想體系。德川幕府自 1631（寬永 8）年禁止新寺院之成立，並於 1635（寬永 12）年設置「寺社奉行」，1665（寬文 5）年 7 月下達「諸宗寺院法度」命令，主要目的在排斥「神佛習合（混淆）」之說，以振興日本傳統的神道，達到神、佛分離之目的。因此，當時日本社會的佛教活動在幕藩體制中極度受限，難以施展。日本佛教界在禪風萎靡不振之際，期待臨濟宗、曹洞宗等新興的禪學能帶來振衰起敝之效。傳播黃檗文化於東瀛之臨濟高僧隱元隆琦（1592-1673），即在此背景下，於 1654（承應 3）年應邀東渡弘法。

浙東儒者朱舜水（1600-1682）於 1659 年冬起居留日本長崎約五年，1665

年 9 月之後應水戶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禮聘至水戶及江戶講學，這段期間正值德川幕府對其寺社大力整頓、嚴格管理。德川光圀為配合幕府「諸宗寺院法度」之改革，於 1665 年 12 月即訂定水戶藩之寺社法令，對素行不良的寺社進行整頓，毀淫祠 3088 間，翌年 4 月毀新建寺院 79 間。當時日本佛教界謂此係德川光圀採納闢佛的朱舜水建言而付諸實行的政策。對此，朱舜水雖然加以否認，但在時間點上非常敏感，本文針對當時水戶藩與德川光圀及其相關文獻、書簡進行調查分析，目的在釐清朱舜水當時影響水戶藩宗教政策之真相。

此外，在朱舜水主張反佛的同時，德川前期也出現若干反佛、闢佛的儒者，其中代表古學派的學者伊藤仁齋（1627-1705）、伊藤東涯（1670-1736）父子皆不信鬼神，又斥卜巫之說，就是明顯的例子。伊藤仁齋曾透過安東省菴擬前往長崎求見朱舜水，但朱舜水批評伊藤仁齋的學問「工巧，無益於世用」，以「彼之所為之道，自非不佞之道」為由婉拒會面。若干時日後，朱舜水卻又稱讚伊藤仁齋：「策問甚佳，較之舊年諸作，遂若天淵。儻由此而進，竟成名筆，豈遜中國人才也。」（答安東守約書）筆者查閱《朱舜水全集》發現二人之間並無書簡往來，其間皆由安東省菴居中傳話，但朱舜水對於伊藤仁齋學風由批評轉而稱讚，這與伊藤仁齋的學問主張逐漸轉向實學、實用的方向有關。

朱舜水全集之各版本及筆者於日本蒐集之朱舜水原文書簡中，隨處可見其對佛家思想之激烈批評，但鮮見探討朱舜水之佛學觀或比較其與日本儒者之間對佛學思想主張之論述。朱舜水居留日本期間，恰巧捲入上述佛、儒爭論不休的社會亂象中，增添了傳播中華文化的難度。朱舜水弘揚聖學之訴求，意外成為德川德川光圀的賓師，擔當起復興水戶儒教的大任。為逐步完成朱舜水各思想體系的整合研究，本文透過相關文獻考察朱舜水的佛、儒思想之不同思想主張，並針對其與德川光圀、水戶藩儒者以及黃檗、曹洞二宗禪僧之間的互動關係，作了以下的探討。

朱舜水究竟是朱子學者或是陽明學者？夙來成為中日學界關注的焦點。邵念魯於《明遺民所知錄》中述及：「餘姚朱之瑜……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sup>1</sup>；《餘姚縣志》（光緒 25 年修）卷二十三〈朱之嶼〉中亦提及：「日本師奉之，為闡良知之教」，都將朱舜水視為陽明學者。但是，朱舜水於〈答某書〉中云：「本非唱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於〈答安東守約問〉中又云：「其（王陽明）徒王龍溪有語錄，與今和尚一般。其書時染佛書語，所以當時斥之為異端。」由此觀之，朱舜水已經解釋自己並非陽明學者，而且明言佛書、佛語之無用，並斥王陽明「援佛入儒」之態度為「異端」。

## 二、朱舜水對佛教與儒教的不同論述

<sup>1</sup> 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傳 17，《思復堂文集》卷 3 收錄。

### （一）朱舜水的闢佛思想

朱舜水的闢佛言論，散見於其全集之中。例如〈答安東守約問〉即述及：「不佞以人事為主，其（佛教）恍惚渺茫之事，不入言論」<sup>2</sup>、「天下典籍，除佛經外道之書，盡皆有益」<sup>3</sup>。又於〈答小宅重治書〉中指出：「惟佛氏為喪心敗俗，必不可為者。欲為聖之道，而以佛氏雜之，是猶烹大牢於函牛之鼎，而投之以鼠矢，誰能食之」<sup>4</sup>、「人世間最敗人家國，毀人德性，都是天文圖讖等人」。於〈答辻達問〉中批評：「作佛者，俗人之習也。云是超渡亡人，早登極樂，脫離苦厄，以愚弄無知者耳。」<sup>5</sup>朱舜水痛斥佛教的言論是「恍惚渺茫」、「佛經無益」，甚至是「喪心敗俗」、「敗人家國」、「毀人德性」，認為超度亡魂的習俗是愚弄無知者的行為，對於佛教所謂「地獄極樂說」、「輪迴轉世說」，都採取極為嚴厲的批判態度。

森大狂於〈朱舜水の學佛說〉中稱讚朱舜水為「明朝遺臣，儒林俊傑」，又說朱舜水曾對學佛之徒告誡曰：「今人不善學佛，舍卻腔子裡真佛，反去外面尋佛。或曰：真佛如何供養？曰：不用，香華燈燭，止須兩字真誠。」<sup>6</sup>森大狂舉此例嘆曰：「此事實令古今同嘆，必竟這事因缺乏真誠，如古人般無能成一大事。」德川社會倡議儒教者，除主流的朱子學派之外，雖有古學、古文辭學、陽明學等諸多派，但仍無法與佛教的各宗教徒人數相提並論。朱舜水早已察覺欲於德川社會復興儒教，是一件極為艱難的事。

1663 年春天，長崎市街遭祝融之災時，朱舜水的住所被燒毀，本人亦被燒傷，於是避難於曹洞宗皓台寺。當時，皓台寺住職月舟宗胡（1618-1696）因佩服朱舜水之學識，曾助其度過難關。朱舜水轉往水戶發展之後，為感念其恩，曾給月舟宗胡寫了謝函，內容如下：

和尚不以為嫌，反於萬眾之中獨尊為禮……午夜挑燈，烹茶酌酒，款款隆情，至今時在心目。<sup>7</sup>

據此函啟辭提及：「自別芝顏，倏忽間已七載矣」，即可推斷朱舜水是在長崎大火發生七年後，亦即 1670 年時，才由江戶寄出此函。朱舜水何以事隔七年才向月舟宗胡發函致謝，其理由敘述如下：

<sup>2</sup> 朱舜水：〈答安東守約問〉，柳川古文書館所藏 1311 書簡。

<sup>3</sup> 朱舜水：〈答安東守約問〉，柳川古文書館所藏 1337 書簡。

<sup>4</sup> 朱舜水：〈答小宅重治書〉，前揭《朱舜水集》，頁 296。

<sup>5</sup> 朱舜水：〈答辻達問〉，前揭《朱舜水集》，頁 421。

<sup>6</sup> 森大狂：〈朱舜水の學佛說〉，《禪林佳話》廿（東京：森江書店，1902，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sup>7</sup> 朱舜水：〈答釋月舟書〉，前揭《朱舜水集》，頁 63。

每欲修候，又以道教殊方，恐犯昌黎之誚，把筆而止者數四。近乃慨然自悟，此特魯男子事耳。昔與健老人朝夕起居者十年，彼亦時以其道誘我，此時僕甚貧困，終不為彼所移。<sup>8</sup>

如前所述，朱舜水向來傾向儒教而嚴辭闢佛，但居留長崎之際，不僅與同為浙江出身的黃檗禪僧・長崎興福寺住職逸然性融（俗姓李，1601-1668）、澄一道亮（俗姓陳，1601-1692）等人過從甚密，各宗派的僧侶對其更是照顧有加。因此，朱舜水前往江戶及水戶，一心以普及儒教為志的同時，如何與佛教界人士持續往來？佛、儒之間如何界定？其內心有過掙扎，才對月舟宗胡有「道教殊方」的表述。所謂「恐犯昌黎之誚」，是指韓愈（昌黎）原來尊儒・孟、排佛・道，但在仕途潦倒之後，卻自稱「居士」，朱舜水隱喻自己不想重蹈覆轍，雖有四次欲提筆表達感恩之情，卻又與月舟宗胡保持距離，在佛、儒之間劃了一道看不見的圍牆。朱舜水於長崎居留期間曾有一位「健老人」勸他加入佛門，對此朱舜水表示無論如何貧困，都會堅決婉拒。這位「健老人」即是唐通事「獨健」。據《中津日記》<sup>9</sup>的記載，獨立以種痘醫師身分前往岩國藩接受吉川家招聘之際，「獨健」皆隨行在側。而勸誘朱舜水入佛門，實為獨立的意思。對此，朱舜水作了如下的回應：

弟惟靖難時臣極多，惟程詞林□最為艱難，最有始終。今日革除之際□極多，惟弟最為艱難，最為堅忍而尚競競於□□□□□事始定也。羞辱困苦，分所宜然，總不必論彼時。□□□□□頭陀誠權宜之計，於理無妨。蓋建文主為和尚也。今日普天下俱剃頭，此事大不可草草。蓋數有相□，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前承面諭及之弟□响不復，而和尚更端，弟亦不究竟其辭，萬一念頭一錯，其所可慮者，翰教之所及，尚未能什一也。尊札懇懇言之，或有他人以游詞相誑者，弟念慮夢想都不及此。……秋冬出關告歸，大是美事，中國叢林儘多，名勝不少。<sup>10</sup>

由「秋冬出關告歸」的內容可知此信是朱舜水於 1662 年冬天，獨立自興福寺幻寄山房出關之後寄出。此際，朱舜水仍居留長崎，藉由門生安東省菴分子半俸，過著貧困不安定的生活。朱舜水向獨立表示：「弟於祖宗祭祀墳墓，曠絕十七年，罪不可擢髮數，但欲留此莖之髮，下見先大夫於九原耳」，表現出堅拒皈依佛門的心路。當時獨立亦遭長崎大火之難，前往門人深見玄岱（1649-1722）家及海上船隻避難，持續一段困頓疲憊的生活，令他曾經一度思考還鄉亦或以黃檗禪僧

<sup>8</sup> 朱舜水：〈答釋月舟書〉，前揭《朱舜水集》，頁 62-63。

<sup>9</sup> 《中津日記》是記錄岩國藩主吉川廣正隱居中津邸一年之藩廳記錄，為吉川家所藏文書之一。

<sup>10</sup> 朱舜水：〈寄獨立書〉，柳川古文書館所藏 91 書簡，前揭《朱舜水集》，頁 97。

身分繼續留居日本之進退問題。最後獨立決定以「肯定佛教、容認儒教」的圓融立場重新出發，其間卻意外地以種痘醫師的身分獲岩國藩主吉川廣正（1601-1666）之招聘，發揮其文化傳播者的另類角色。獨立晚年回到長崎興福寺、福濟寺終度餘年，其文藝才能跨佛、儒、醫三個領域，書法、刻印、作詩等方面亦給德川社會留下無數的文化遺產。而朱舜水則往來與江戶及水戶之間，傾其全力傳播儒教，終至客死他鄉。

獨立曾於 1665 年 3 月專程自宇治萬福寺前往北九州的小倉福聚寺，襄助浙江紹興縣出身的黃檗僧即非如一（俗姓林，1616-1671）開堂結夏。之後，小倉藩主小笠原忠真（1596-1667）於山中建一「白雲室」供獨立作為棲身之所，獨立與獨健滯留至 8 月間才返回長崎。同年夏天，朱舜水前往水戶之際，路過小倉，曾要求與獨立會談，但獨立以開堂結夏為由未與朱舜水見面，二人關係漸行漸遠，長崎別後未有機會再度謀面。為此，朱舜水於致獨立書簡中提及：

前夏路出豐前，相去山中咫尺，和尚不能親來面訣，反引結夏為辭，不能無憾。憾和尚不能率真，多所做作也。……此間有一諸侯，欲延和尚，和尚來此，必不寂寞。但彼以二事相要，託居間者來議，弟意和尚必難允從，故不輕諾。<sup>11</sup>

獨立以結夏中為由，以致二人失去再見機會，朱舜水深表遺憾。

## （二）朱舜水與獨立對佛、儒思想之異見

德川前期的佛教界，在經濟上深受幕府「檀家制度」之保護，因此寺院之數量不斷增加，僧侶們未認真從事宗教活動並蔚為風潮。對此現象，朱舜水在給門人・加賀藩儒奧村庸禮的書信中，作了如下的敘述：

況不佞儒而日本遍地皆佛。噓佛之氣，足以飄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孰有譽之者哉？不望其譽之也，誰復有諒之者哉？水戶上公尊之，信之，亦已至矣。<sup>12</sup>

朱舜水到江戶之後，發現德川社會「遍地皆佛」的現象並無改變。對此於〈答釋獨立書〉中提及：

東武（江戶）戶口百萬，而名為儒者，僅七八十人，加以婦女，則二萬人中一儒也。而其人又未必不佛，就此七八十人，又自分別門戶，互相妒忌，互相標榜，欲望儒教之興，不幾龜毛兔角乎！乃欲以此闢佛，是以蚊撼山

<sup>11</sup> 朱舜水：〈與釋獨立書〉，前揭《朱舜水全集》，頁 57。

<sup>12</sup> 前揭《朱舜水全集》，頁 268。

也。<sup>13</sup>

朱舜水感受到「遍地皆佛」的風潮，身處這種佛儒之間相互猜忌、標榜的現象中，冀望儒教復興，談何容易？朱舜水對此亂象雖有百般的無奈，但深信所敬重的水戶上公（德川德川光圀）有助於水戶藩的儒教普及。朱舜水並於〈答釋斷崖元初書〉中提出應對之策。

至若儒釋紛紜之議，舌敝耳聾，不得肯綮，何足復道！彼以削髮披緇者為僧，峨冠廣袖者為儒，互相攻擊，專在此輩。僕謂究其大罪，什七乃在儒者，咕嗶剿襲，嘲風詠月，儼然自命為儒，是豈謂之儒哉？若非叛儒入佛，便思以儒攻佛，遂使佛者撫為口實，亦不自量之甚矣！不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何為徒爾紛紛哉！<sup>14</sup>

亦即，從現實面而言，欲消弭佛、儒之爭的亂象，關鍵在於必須明示儒教（聖學）之教義，因此朱舜水以「儒教不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作為應對之策。

眾所周知，宋朝劉謐（靜齋學士）為解決佛、儒之爭的現象，著有《三教平心論》，其基本理念在於「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之三教教義。各教教化各司其功，同時進行並不矛盾，因此提倡所謂「三教不悖」之實現。對此，朱舜水於致獨立書簡中表達了如下之看法。

《三教平心論》，其學亦博，機亦敏，舌亦利，以弟愚閱之，未必出於膺作。膺作者無此才，無此識。設使有此才，又必不肯繼人籬落，必自開壁壘，與人旗鼓相當。即曰以儒攻儒，如以夷攻夷之法，是又不然。久矣，儒教凌遲，釋教橫肆。既已援儒而入於墨，又何必推墨而附於儒？今日即使更有昌黎數輩，恐亦難障東之百川。其曰靜齋學士者，不必撰文之時自為標置，明乎後日緇流之所增飾。晚世偽儒，多有自攻其所親，所宗以為進身之階……劉謐言偽而辨，記醜而博，潤非而澤，行僻而堅，難乎免於君子之誅矣。<sup>15</sup>

春秋戰國以來，墨子提倡以「兼愛、非攻」的教義作為其學問之基礎。從專一的角度而言，本應採「不入于儒、即入于墨」的立場，亦即「非儒即墨」之擇一態度。朱舜水認為《三教平心論》有「援儒入墨」或「推墨附儒」之嫌，其內容雖博學、機敏、舌利，但嚴辭批評劉謐「言偽而辨、記醜而博、潤非而澤、行僻而

<sup>13</sup> 朱舜水：〈答釋獨立書〉，前揭《朱舜水集》，頁 58。

<sup>14</sup> 朱舜水：〈答釋斷崖元初書〉，前揭《朱舜水集》，頁 62-63。

<sup>15</sup> 朱舜水：〈答釋獨立書〉，前揭《朱舜水集》，頁 56。

堅」，無法贊同其「三教不悖」之論點。

### （三）朱舜水對《三教平心論》的看法

劉謐於《三教平心論》卷下，曾指出韓愈「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韓愈原本於〈原道〉中曾云：「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sup>16</sup>，其遠離佛教的立場極為鮮明，但在仕途失利之後，卻對曾經斥佛教為異端的過當言論表示懺悔。韓愈這種「儒者入佛而不闢佛」的行為，以普及儒教為職志的朱舜水表示斷然無法認同。

高井恭子於其研究中指出，獨立年輕時期即以道教為中心，同時研究易經及天文學，中年以後出家習佛。因此，獨立對於三教的看法並非均等分配，其修行順序為道教＝佛教＝儒教。獨立在其《書論》中，曾簡略述及三教共通的問題。同時於《有樵別緒自刻分宗記》中，亦述及佛、儒、道三教之間看似無共通之思想，各教共通用語「性」「文」「理」形態也各有所異，但三教邁向宇宙的目標卻是相同的。<sup>17</sup>

獨立常說：「術同道廣，治不視方，濟人及物，內外本行，應機臨變，儒釋活路，方技又然。」<sup>18</sup>1672年4月獨立為專程由中國遠渡長崎探親的二位孫子寫了《有樵別緒自刻分宗記》，其贈季孫文中提及：

汝之慧性天成，解文說字，若出老學，喜造性命之學，無知無為，繇一心而造道。如止水，如明鏡，如青空，如秋月。不著一塵，活潑發中見皎皎地，此三教聖人一體。同工之實際理地，若以言語文章，各分教別，其何曰天性之道哉。汝父汝母，凡人之知也，困於口腹，自感其知而有生，此浮生也，勞生也。不知汝三子者，各有一氣之超凡，而絕俗自見一斑者也。

<sup>19</sup>

從獨立上述談話中，可以窺知其贊同三教一體之傾向。有關三教一體之論述，朱舜水於回覆獨立的書簡中，有如下的看法：

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狗，當為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弟謂函藏石室，誠未可懸諸國門。昌黎三獨坐，有味乎其言之也。如何少俟數年，和尚道成名立，此時出以示人，則建於高屋而下令於流水。今日是非峰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為

<sup>16</sup> 《韓昌黎全集》卷11（中國書店，1991年版）。

<sup>17</sup> 高井恭子：〈獨立性易の六義解釈について：王羲之批判を論點として〉，《黃檗文華》通號118（黃檗文化研究所，1998），頁131。

<sup>18</sup> 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卷之1。

<sup>19</sup> 同上注。



愈。和尚以為善否？<sup>20</sup>

書中所謂「鴻論深入顯出，切中事機，據理辨駁，雖有利口，無所復置其喙，不偏不徇，當為儒、釋立一標準，固不朽之作也」，係閱讀獨立某著作之後朱舜水的感言，雖無法詳細研判其內容，但很明顯的涉及佛、儒的問題。亦即，獨立欲將著作公開之前，曾詢問朱舜水的意見，朱舜水答以「函藏石室，誠未可懸諸國門」，希望獨立在「道成名立」之前，暫勿將著作公諸於佛、儒混亂的德川社會。

### 三、德川光圀與朱舜水之思想比較

以下檢視德川光圀與朱舜水之相關書簡內容，分析德川光圀的儒學、佛學觀，同時從水戶藩儒臣的思想主張之角度切入，檢視德川光圀之「三教一致」觀，並引申出其與朱舜水之思想之異同。

#### （一）德川光圀的儒學、佛學觀

德川光圀年輕時代曾隨德川幕府初期的儒官林羅山（1583-1657）、<sup>21</sup>林鵝峰（1618-1680）<sup>22</sup>父子學儒。由於林家力倡朱子學為官學，因此德川光圀也曾受到他們的排佛思想之影響，在德川光圀的漢詩文集《常山文集》中，即可發現其與許多高僧密切往來，卻也出現不少激烈排佛思想之詩文。但是德川光圀從中年，特別是1690（元祿3）年引退之後，隨其人生經驗之累積與複雜的官場文化之歷練，思想上更加圓熟豁達，晚年其選擇的生活方式，與佛禪精神頗能契合。在德川光圀晚年的作品《常山詠草》中，可看到其以和歌方式，詮釋諸多與佛教無常思想之相關作品。

從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德川光圀所孕育的水戶藩之學問發展，大致可分為前後二期。前期水戶學在其父德川賴房（家康十一男，又稱威公，1603-1661）掌政時代即開始萌芽，而實際上學問的發展則在第二代德川光圀網羅全國各地之儒學、歌學、佛教、天文等領域之學者後，才逐漸蓬勃發展。其中，禮聘朱舜水為國師，其目的即在振興儒教，弘揚漢學教育於彼藩。前期水戶學的最大特色，在編纂《大日本史》之修史事業。但1700（元祿13）年德川光圀去世之後，水戶學的發展停滯了約九十年之久，直到寬政時期之思想家藤田幽谷（1774-1826）、藤田東湖（1806-1855）父子輔佐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振興藩政，獎勵文武，創弘道館，<sup>23</sup>後期水戶學才開花結果，成為明治維新思想之原動力。

<sup>20</sup> 朱舜水：〈與釋獨立書〉，《朱舜水全集》，頁57。

<sup>21</sup> 林羅山，名忠，僧號道春。江戶初期之幕府儒官。曾隨藤原惺窩（1561-1619）學朱子學，也曾擔任過德川家康之後四代的將軍侍講。

<sup>22</sup> 林鵝峰，名恕，僧號春齋。林羅山之三子，曾編輯《本朝通鑑》，並與德川德川光圀深交。

<sup>23</sup> 「弘道館」為水戶藩主德川齊昭於天保十二年（1841）創立之藩校，其目的在闡明水戶學之淵源，鼓吹尊王攘夷思想，主要由藤田東湖解說授課。

德川幕府為加強對佛教寺社之管理，於 1635（寬永 12）年設置「寺社奉行」，1665（寬文 5）年 7 月下達「諸宗寺院法度」命令，主要目的在排斥「神佛習合（混淆）」之說，以振興日本傳統的神道，達到神、佛分離之目的。朱舜水在江戶及水戶講學的時期，正逢江戶幕府對其寺社管理實施最嚴格的時段，對他想要在日本弘揚佛法，造成諸多負面的影響。而德川光圀為配合幕府「諸宗寺院法度」之改革，隨即在同年十二月訂定水戶藩之寺社法令，毀淫祠 3088 間，翌年四月「毀新建寺院九十七，髮三百四十四寺，僧破戒者為編氓，若古剎廢寺皆修葺興復。」對夙行不良的神社加以整頓。<sup>24</sup>有人謂此係德川光圀採納朱舜水之建議而付諸實行的政策。對此，朱舜水在答清水三折之書簡中說：

此時上公（德川光圀）力毀淫祠，僕遭蜚語騰謗，何敢輕發一言為他人作話柄也。<sup>25</sup>

又在給門生佐藤彌四郎之書簡中提及：

通國皆學佛之人，近時適有清理淫祠之政，彼謂釁皆由我，窺間伺隙，造此紛紜，亦理所應有。……且此事關係甚大，儒教得行，其君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弟忠信。……此何等大事，而足下謂可以人力為之耶。足下但修身讀書以聽之，慎毋輕率躁妄，為此紛紛之論也。<sup>26</sup>

朱舜水雖然堅決闢佛，卻也說明了此事非他而起。

據菊池謙二郎研究指出，德川光圀排斥佛教之思想形成大致以其四十五歲為分界點，亦即 1673（延寶元年）左右。在此之前德川光圀雖然深受儒官林家父子影響，然另一位儒官小野言員也曾呈遞《諫書》，力促德川光圀從儒、佛混合思想之立場，反省其強烈之排佛思想，思考佛典教訓足以發人深省的一面。<sup>27</sup>菊池謙二郎亦提及，1666（寬文中期）之後，德川光圀之儒學思想逐漸脫離林家學的影響，至 1681 年（天和初期）後，確定其可以獨立思考儒佛之事，同時表示此與德川光圀從 1664（寬文 4）年開始進用朱舜水有關。<sup>28</sup>

德川光圀對寺社改革之基本態度是從儒教的理想主義之立場出發，他下令摧毀的大部分是由農民偽裝成僧徒之小寺、新寺。為了達到教化社會的功能，只要非淫祠邪教，對於領內具有傳統且歷史悠久之寺社，德川光圀均以均不偏神、儒、

<sup>24</sup> 高神信也：〈前期水戸學と仏教〉《印度學佛教学研究》（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發行，1982 年），31-1，頁 164。

<sup>25</sup> 朱舜水答清水三折書，收錄於朱謙之：《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5，書簡 2，頁 93。

<sup>26</sup> 前引朱謙之：《朱舜水集》卷 5，頁 98-99。

<sup>27</sup> 松本純郎：《水戸學源流》（水戸學集成 4，東京：國書刊行會，1997 年），頁 34-35。

<sup>28</sup> 前引松本純郎著書，頁 63。

佛之客觀立場加以保護。這從德川光圀招聘心越到水戶，聆聽弘法，彼此以詩文交遊，即是最佳明證。<sup>29</sup>不過，松本純郎對於日本學界認為德川光圀有「觀之」的居士雅號，係由心越命名之說，也提出澄清。根據現存朱舜水之自筆解說，德川光圀的「觀之」居士雅號是由朱舜水選定的。

## （二）從水戶藩儒臣之思想檢視德川光圀之「三教一致」觀

從德川光圀進用水戶藩儒臣之角度，亦不失為檢視德川光圀中年之後由排佛轉向不偏神、儒、佛之客觀立場的方法之一。德川光圀的弟子當中，佐佐宗淳（1639-1698）即是脫離佛門之後成為彰考館編修國史總裁之一例。

據《先哲叢談》（續編、卷之二）記載，佐佐宗淳，字子朴，號十竹齋，通稱助三郎，讚岐人，仕于水府。十竹十五歲為僧，投洛下妙心寺，薙髮，號祖淳。又參黃檗普照國師，禪機超格，無與比者。二十歲，讀畢《藏經》全函。又往來於南都北嶺、高野槇峯等之諸大刹，遍訪名僧，質問宗旨，研學百端，無所不到。十竹薙髮之後，負笈擔簦，東到江戶。其「出京詩」云：「誤入空門二十秋，改衣此日赴東州。功名富貴非吾願，學業不成死不休。」水府義公（德川光圀）傳聞壯之，辟為近習，賜十口糧，後從朱舜水學。十竹祿仕之後，奉命歷涉四方，訪搜日本中世之遺書。神祠佛閣之所藏，世官舊家之所棄，其所獲者最多矣。後屢加增至祿二百石，遂累遷彰考館編修國史總裁。著有《南行雜錄》六卷、《西行雜錄》六卷、《輶軒小錄》三卷、《十竹齋文集》十卷、《詩稿》二卷。佐佐宗淳逝世後，水戶藩仍對其後世禮遇有加。

德川光圀的另一位弟子森復庵，曾廣泛涉獵佛書，著有《護法資治論》，其主要目的是擁護佛法。森復庵認為：護法即保護佛之正法，資治乃資儒之政治，其結論就是「儒之誠，佛之誠，合一不二」，亦即森復庵主張儒釋合一論、儒佛二道為一貫論。<sup>30</sup>不過與森復庵親交之同僚安積澹泊讀過《護法資治論》之後，深表不以為然且痛加批評。安積澹泊自幼受業於朱舜水，引朱舜水常說的「儒教未明，佛不可攻，儒教既明，佛不必攻。」向森復庵解釋朱舜水未曾攻佛；同時說明朱舜水之學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推行朱舜水之學，即是尊重聖道。但是森復庵依然認為朱舜水有排斥伊川及佛老思想之意。森復庵對德川光圀之看法是「三教不偏不倚，誠所謂大人觀物，存於大體」。他認為只要無偏無黨，則出入儒佛，無妨無害。<sup>31</sup>對於二位愛徒介入儒釋思想之爭且論戰不休，德川光圀始終秉持包容態度，不予干涉，用意在給二人發揮自我主張之機會。德川光圀希望藉由中國文人振興水戶藩之漢學教育，並重振禪學，所以招聘一儒——朱舜水、一禪——心越（東皐，1639-1695），充分詮釋了主張儒釋一致之態度，這正是德川光圀之用人哲學。

<sup>29</sup> 松本純郎指出：德川光圀與耕山寺之智泉禪師、正宗寺之雷啟禪師、長勝寺之太嶽禪師、大雄院之連山禪師等均有過詩歌之贈答，而且彼此之間交情匪淺。

<sup>30</sup> 松本純郎：《水戶學源流》（水戶學集成1，東京：國書刊行會，1997年），頁328-330。

<sup>31</sup> 前引菊池謙二郎著書，頁335。

心越禪師從 1677（延寶 5）年東渡日本之後，歷經長崎居留時期的「濟（黃檗）洞（曹洞）之爭」、非正式申請即擬前往江戶瑞聖寺，違反幕府禁令，被迫回長崎閉關，直到 1681（天和元）年才獲准前往江戶居留。這四年當中，心越雖不至於流離失所，但因幕府對寺社管理甚嚴，導致他必須到處奔波。因此雖承襲中國曹洞宗佛門衣鉢，足以傳授其獨到之禪學理念，甚或具備傳播中國文化素養之能力，然在此階段，尚未獲得日方認同，亦是事實。

心越獲准入住水戶藩之岱宗山天德寺，是在德川光圀引退的次年，隨後在 1692（元祿 5）年 10 月即應邀在天德寺開堂說法，德川光圀在其〈請啟〉中云：

時既至，機既熟，寡人只願，早膏吾車，偉三門之壯觀，永掛師錫，卓一山之清規。<sup>32</sup>

言下之意是指幕府對心越擬在日本開堂弘法早有顧慮，是德川光圀為其排除萬難，呈請高層核准，並解決水戶藩內各宗派之間的複雜糾葛，終於等到時機成熟，讓心越所堅持的壽昌禪學得以實現。此事與德川光圀對佛學思想之轉變不無關連。元祿三年（1690）德川光圀在其自敘傳《梅里先生碑陰文》中，對於處理神、儒、佛、老之間的微妙關係，還是以其一貫的「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主張，各採長處，各捨短處，朝三教之間如何共鳴，如何一致的方向去解釋。德川光圀在要求弟子安積澹泊添削自作之《碑陰文》內容時，曾表示：

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此文句乃我藩之精神所在，絕不可刪除。即使此文句內容遭後世責難，吾人亦不以為苦。

換言之，德川光圀對神、儒、佛三教的認知是：神有神道，佛有佛法，各有其學，各有其理，而不致混雜，對於似是而非之歪理則加以駁斥。對德川光圀「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之主張，心越表明「似而非真，斥之駁之也理，實而非假，尊之崇之也宜。」<sup>33</sup>的看法。又德川光圀在其《西山遺事》中提及：

欲見古道之真，在於闡明古文古書之內涵，於此悉避開佛儒附會之說，依古語古言之內涵，將之講明。

由此可見，德川光圀對於三教源流之探究，具有實証主義之精神。

#### 四、心越與朱舜水、今井弘濟之佛學觀

##### （一）朱舜水之佛學觀

<sup>32</sup> 德川光圀：〈天德禪寺入院開堂語錄 請啟〉，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 189 所收。

<sup>33</sup> 心越：〈天德禪寺入院開堂語錄 復啟〉，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 190 所收。

在心越禪師之詩文集中，收錄一封來自朱舜水門生今井弘濟之書簡，內容對二人之人生境遇作了如下描述：

和尚與先師（朱舜水）俱是吳會之產，并為浮海之客，交雖方外，情當深長。況鄉國陷於胡羯，冠冕變乎氍毹，先師避虜全節，飄零異邦，秋雁鳴而無書，游鯉沉而不躍，蘇武之勞，管寧之志，蓋備嘗之矣。舊秋和尚飛錫於茲，乃聞桑梓之信風，審子孫之舉動，一哀一喜，慷慨疚心。和尚、先師既在咫尺，濟望芳晝良夜，同牀把臂，談西湖之勝，述江南之景。不圖先師老疾，不能起做接客。遂至易簣，不得如濟所望，為之悵悵耳。夫先師之鄉人，唯和尚而茲在，推其意量，豈徒相知而已哉！必有休戚相同，手足相保之誠。<sup>34</sup>

據「舊秋和尚飛錫於茲」之內容推斷，此信應寫於心越抵水戶翌年之 1682（天和二）年初。德川光圀曾巧思安排二人見過一次面。同年四月，朱舜水以八十三歲高齡永別人世。

1679（延寶 7）年，心越已滯留長期興福寺二年餘，是年四月，適值朱舜水之孫朱毓仁渡航長崎擬赴江戶探望朱舜水，但礙於鎖國森嚴，毓仁未能如願。德川光圀乃遣其儒臣今井弘濟赴長崎傳遞舜水消息。心越當時曾與今井面談，說明到日本之目的，今井允諾將諫其赴水戶受聘。是年十二月，心越由長崎赴京都宇治萬福寺面見二代住持木庵性瑫（1611-1684）禪師，翌年五月返回長崎。1681（天和元年）7 月心越應聘抵水戶家駒込別邸，與今井二度重逢，爾後二人頗有深交。

朱舜水逝世之際，心越曾賦一詩悼其痛失長輩之心境，云：

悼聞鄰封耆儒舜水朱君，壽屆丈朝有三，忽於初夏十有七日，頓爾逝世，越忝梓里，幸得遇於江府，雖然萍水相逢，亦可聚譚故園風味。痛茲永別，豈無慟乎，聊賦俚句一章，以識感懷耳。

詩曰：

驀地相逢喜故知，死歸生寄不須疑，憐君只是孤身客，事到頭來我亦悲。<sup>35</sup>

此外，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也藏有心越「明故同鄉舜水朱公墓」之弔文：

萍水相逢一故人，耆年皓首話方親，固知儒釋非同調，蓮社當時猶可陳。

<sup>34</sup> 〈今井弘濟來書〉，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 126-129 所收。

<sup>35</sup> 日本水戶彰考館藏《文苑雜纂》，收錄於前引《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附錄 2，〈朱舜水友人、弟子傳記資料〉，頁 321。

報國忠心嗟未託，安邦義膽痛無伸，瑞龍山下長冤宥，高節清風不染塵。<sup>36</sup>

心越與朱舜水同為反清復明志士，異地相逢，彼此喜悅之情，莫可名狀。舜水並曾詢及昔日故鄉情景及家人消息，一儒一僧得於水戶藩別邸相逢，實乃德川德川光圀有心之安排。心越雖然期待與朱舜水「他鄉遇故知」，但二人卻有「儒釋非同調」的隔閡，此亦隱含著心越內心無限之悵然吧。

在學術思想的傳播上，朱舜水自己說「本非倡明道學而來，亦不以良知赤白自立門戶」。因此，他在日本宣揚學問的主軸思想，既非陽明學派的思想，亦非純朱子學的理論，更不是如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所提倡的古學思想。朱舜水在答安東省菴問時說：「孔子聘七十二君，求一日王道之行而不可得，或以僕之荒陋而得行其志，豈非人生之大願」，<sup>37</sup>朱舜水認為當時日本的社會「遍地皆佛」而「未聞有孔子之教」所以「貴國害於邪說最為深鉅」。他強調如果儒教在日本得行，則「其居則安富尊榮，子弟則孝悌忠信，通國之君臣士庶，並受其福」，若不得行，則「邪道浸淫，將來無所底止」。所以說朱舜水是以孔子思想為本宗的實學理論之實踐者，或是說他是一位無神論者應較為客觀。用朱舜水的话來說，他對於近世日本社會儒佛對立之現象，曾引《詩經》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書經》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作善降之百祥」，倡議遠離佛學之空論，陰陽家之虛說，而應回歸「大同之治」之正道。朱舜水認為日本社會應該推行的儒教之道，即是《論語》、《孟子》之五倫道理，也是致力於孝悌忠信的日用行事之道，如此方能實現祥和的社會。朱舜水與心越都從經典詮釋的角度出發，所不同的是朱舜水倡議遠離佛學，而心越則是將儒教、道教之教義以佛教的語言加以詮釋，勸人聊解其推廣佛學之真意。

## （二）今井弘濟之佛學觀

朱舜水的弟子今井弘濟，為德川光圀足以信賴的水戶藩儒生，曾經與前述朱舜水的另一位弟子安積澹泊共纂〈弔攝州湊川楠公文〉，為日本室町時代的南朝武將楠木正成（1294-1336）之忠義行為作辯護而聲名大噪。今井弘濟雖然從十四歲開始即隨朱舜水學儒教，但其佛學觀卻有異於朱舜水。今井曾經寫《批佛骨表本論》批評過唐朝大詩人韓愈（768-824）之《論佛骨表》。今井說：「韓愈完全不知佛教起源為何，因此不知佛道的高妙之意境，當然無法幫天子憲宗解惑，亦無法服眾。」<sup>38</sup>今井也批評北宋政治家歐陽修（1007-1072）排斥佛教，其作為與韓愈相同，一開始就主觀認定佛書為不正之書，毫無考證即輕下斷言，實為荒謬。今井甚至認為世間儒者作學問是為作文辭、為俸祿、為聲名，而有所感歎。他認為自己研究五經主要目的在修心，在培養人類之優質文化素養。今井認為試圖找出儒釋之間的共鳴之處，才是解決儒釋爭端的正本之道。元祿六年（1693）

<sup>36</sup> 心越致朱舜水之弔文，收錄於《耆舊得聞》（現藏於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sup>37</sup> 前引朱謙之《朱舜水集》，卷5，頁230。

<sup>38</sup> 前引菊池謙二郎著書，頁340。

五月，德川光圀與心越同遊茨城郡北常町之清音寺時，曾賦詩一首。詩中言及：「異端質大顛，締交扣韓愈」，隱射韓愈從儒者之立場無端排斥佛教，遭憲宗流放至潮州，後在潮州因與大顛論儒、佛之優劣，二人反而成為深交摯友。德川光圀想藉此表明儒、佛思想是可以共存的。今井感慨人生無常，功名利祿，並非他想追求的人生目標，曾經嚮往與世無爭的獨居生活，顯然是受到德川光圀的影響，領悟了「斥佛老崇佛老，尊神儒駁神儒」的儒佛神一致之共存思想。也因為今井弘濟不輕言批評佛學，才能與心越深交。可惜，今井弘濟於 1689 年 1 月 12 日即英年早逝，僅得年三十八。心越曾作「拙懷深輓今井將興儒士靈前」，詩曰：

憶昔崎陽邂逅時，幾翻籌量費神思。承君華藻人間少，忻仰雄才世所奇。  
痼疾不瘳身獨逝，斯文天愛共誰悲。茗筵惟冀芳韻享，難罄衷腸聊綴詞。<sup>39</sup>

## 五、結語——水戶藩的一儒（朱舜水）、一佛（心越）之文化傳播

隱元東渡，受到幕府四代將軍德川家綱之認可與支持，在京都宇治萬福寺創建黃檗山萬福寺，傳播黃檗禪風弘法東瀛，大放異采。受聘幕府副將軍、水戶藩主德川光圀，闡揚其實學理論，將中國學藝典禮移植日本，培育優秀人才編修《大日本史》，影響前期水戶學之發展至大且深。他們在日本各開創了一片天地。心越能書擅畫，工篆刻，長撫琴，登高作賦，下筆成文。雖為出家人，但檢視其詩文、書簡之內容，知其心繫故國，反清復明之意識與隱元、朱舜水相同。<sup>40</sup>種種跡象顯示，心越渡日之前曾參加浙、閩一帶之抗清活動，南明復興無望之後，「避秦無地」，才走上東渡日本之不歸路。當時心越週遭之處境及背景，與隱元、朱舜水東渡之情景，有諸多雷同之處。三者對中日文化交流都作出重要貢獻，尤其心越與朱舜水前後共事一主，對重振當時水戶藩之漢學教育及弘揚佛法有相輔相成之功。

1677（延寶 5）年心越初渡長崎之際，日本黃檗禪林亟需高僧、住持而非一般弘法和尚。然心越仍強調自己出身杭州永福禪院，自幼披剃吳門報恩寺，師承覺浪和尚，並以曹洞宗壽昌派之後自居。雖然曾引起諸多黃檗禪僧及唐通事之不悅，但心越在 1680（延寶 8）年 5 月 15 日向長崎奉行所提出〈日本來由兩宗明辨〉之報告書中，明白指出：

蓋以人生天地之間，堂堂六尺之軀，立於天日之下，上不能忠君，下不能孝親，既剃除鬚髮，或嚴持戒律，或弘向上之宗，開導人天，為一方眼目，有何不可？……凡屬緇素，宜各堅其志，荷擔法門，重輝佛日，毋枯宗風，

<sup>39</sup> 心越：〈拙懷深輓今井將興儒士靈前〉，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 155 所收。

<sup>40</sup> 拙稿〈隱元禪師與黃檗文化的東傳〉，頁 155-182。及〈朱舜水對東亞儒學發展定位的再詮釋〉，頁 1-53。

曷勝榮幸之至。<sup>41</sup>

由於心越忠於自己的宗派，並堅持弘揚不同於黃檗宗之禪法，感動了京都黃檗宗萬福寺第二代住持木庵禪師，所以心越才會被認為「甚有持操，而人品亦不劣於古德」。對心越而言，獲得木庵之支持是一項轉機，這項轉機源於其不移之自我堅持。心越在其自贊中云：

落魄巖阿愚且痴，那堪東渡作人師。一輪荷玉分流去，便是轉功就位時。  
新豐田（曹洞別稱），舊生涯，得得還須獅子兒。<sup>42</sup>

這即是他當時之心情寫照。若無心越堅持為壽昌派禪學弘法，則江戶中期以還，即無第四次曹洞禪學之東傳日本。1692（元祿5）年10月6日心越於水戶岱宗山天德寺開堂弘法，如同《天德禪寺入院開堂語錄》（同門疏）所述：

傳翠微印於支那，唱新豐曲於日本，永平之後，重發妙音，東明以來，再聞高韻。<sup>43</sup>

心越當時集結了一千七百餘位日本宗教界各派領袖前來觀禮，場面浩大。心越將明朝風之曹洞法式闡揚於日本，時間雖然短暫，卻也另外開創了常州（今茨城縣常陸）清水寺、上州（今群馬縣）達摩二寺流傳於日本，其貢獻值得予以肯定。1695（元祿8）年心越示寂之後，其嫡傳日本弟子吳雲法曇、蘭山昇天、大寂界仙、禪山界圓、天湫法澧、普明一琮、鼎隆默道等人，持續發揚壽昌派宗風。<sup>44</sup>普明一琮並曾於1758（寶曆8）年命鼎隆默道編纂《壽昌正統錄》（五卷）、《曹洞法派偈》（一卷），在日本闡揚曹洞宗壽昌派禪法，惟其禪風轉向黃檗宗之法式，明治維新之後即逐漸式微。

<sup>41</sup> 心越：〈日本來由兩宗名辨〉，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90所收。

<sup>42</sup> 心越：〈字贊〉，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237所收。

<sup>43</sup> 《天德禪寺入院開堂語錄》（同門疏），前揭陳智超詩文集，頁191所收。

<sup>44</sup> 《宗教大事典》卷4（佛教篇Ⅱ，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2002年），頁1494。



## 赴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95-2411-H-002-057-
計畫名稱	朱舜水的佛學思想與近世日本儒、佛學界的相互影響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徐興慶 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教授
出國時間地點	95 年 9 月 28 日至 95 年 10 月 6 日 日本東京、茨城縣水戶
國外研究機構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茨城縣立歷史館</li> <li>2. 茨城縣立圖書館</li> <li>3. 德川博物館</li> <li>4. 西山莊</li> <li>5. 弘道館</li> <li>6. 水府明德會</li> <li>7. 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li> <li>8. 日本國會圖書館</li> <li>9. 日本國文學資料館（座談會）</li> </ol>

### 工作記要：

朱舜水旅居日本二十二年，其中在江戶（東京）及茨城縣水戶講學則長達十七年。筆者此次資料調查重點，即放在朱舜水、以及奉朱舜水為國師上賓的水戶藩主德川光圀之生活重心所在地——水戶。果然，如期發掘諸多因地緣關係而珍藏之相關史料。除了順利於當地圖書館、歷史館蒐羅得原始文獻史料及相關研究論文外，更遍訪朱舜水相關史蹟、親身感受朱舜水對水戶及日本影響之深遠。此外，令筆者感念不已的是，有幸得到水戶仕紳且為漢詩研究者幡谷祐一先生之協助，在川津勲先生、仁平賢一先生、水戶市國際交流中心主任王偉亞先生的費心安排下，得以與茨城縣立圖書館千葉正仁館長、茨城縣立歷史館開原長典副館長・內山俊身首席研究員以及朱舜水研究學者木下英明先生等進行交流，此行收穫難以計量。

離開水戶後，筆者歷經重重嚴格審核、幾度溝通，終於順利進入珍藏德川家族文獻之水府明德會（收藏原水戶彰考館珍貴史料之處）。在一日五小時內限定調閱五筆文獻、僅可抄寫不得影印之嚴苛條件下，取得極為重要之原始史料。尋寶、挖寶工作艱辛而漫長，筆者將秉持有志者事竟成之信念，再接再厲。

資料調查期間，亦與日本國文學資料館陳捷教授、斯道文庫研究員住吉朋彥先生等學者，就日本漢學研究領域，進行學術交流座談、交換彼此研究心得，為此行畫下完美句點。

資料調查成果彙整如下：

### 1. 《彰考館圖書目錄》

2. 《朱舜水遺書目錄》
3. 《朱舜水關係目錄》
4. 《文恭君遺熏》
5. 《水府系纂》
6. 《水藩紀事略》
7. 《幕末水戸藩覺書》
8. 《水戸學徒列傳》
9. 徳川光圀：《西山遺事附朝鮮使書簡》特別買上文庫 3579
10. 長岡護美：《南清游草》特別買上文庫 1487
11. 副島種臣：〈與何如璋書〉、《蒼海全集卷六》  
（日清印刷株式會社、大正六年）特別買上文庫 1482-1
12. 《徳川光圀書翰集》1-7
13. 《茨城県史研究》第1号/茨城県史編さん委員会編 1965・3  
鷹見安二郎〈朱舜水關係史料補説〉
14. 《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紀要》第13号-15号/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編/茨城大学文理学部  
1962.12-1964.12  
石原道博〈朱舜水十二考〉
15. 《茨城県立歴史館報》第22号/茨城県立歴史館 1995・3  
木下英明〈朱舜水と大日本史編纂について〉
16. 《茨城県立歴史館報》第26号/茨城県立歴史館 1999・3  
木下英明〈加賀と朱舜水〉
17. 《江戸・明治期の日中文化交流》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編/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2000・10
18. 《郷土文化》第36号/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編/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 1995  
村内必典〈安積覚撰「朱舜水の墓碑文」〉
19. 《郷土文化》第38号/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編/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 1997  
江面静彦〈朱舜水への書簡（二）〉
20. 《郷土文化》第45号/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編/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 2004  
網代茂〈田端の農民にお茶をふるまった板谷波山の益子土瓶考“異聞”ルーツは朱舜水，光圀の小川焼〉
21. 《郷土文化》第46号/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編/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 2005  
網代茂〈続・板谷波山の益子土瓶考異聞 知友・朱舜水の書簡が語る〉
22. 《郷土文化》第37号/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編/茨城県郷土文化研究会 1996  
江面静彦〈朱舜水への書簡〉
23. 《金石文化の研究》第7集/本山桂川編著/金石文化研究所 1951・5  
〈朱舜水の墓〉〈心越禅師墓碑〉
24. 《義公と朱舜水との關係資料1 水戸学と師道》雨谷毅纂輯/〔彰考館〕〔1938〕
25. 《義公と朱舜水との關係資料2 舜水招聘問答記》雨谷毅編/〔彰考館〕〔1938〕
26. 《義公と朱舜水との關係資料3 朱文恭遺事》雨谷毅編/〔彰考館〕〔1938〕  
鈴木暎一〈徳川光圀と朱舜水・朱天生一貞享二年、今井弘濟宛佐々十竹書簡の

検討〉

大森林造〈文人水戸光圈－西山荘の日々三－〉

桜井仲雄〈光圈異聞〉

27. 《史蹟と名碑》本山桂川著/金石文化研究所 1952  
〈朱舜水と心越禅師〉
28. 《朱舜水記事纂録》彰考館員纂輯/吉川弘文館 1914
29. 《舜水朱氏談綺 上》安積覚著/茨城多左衛門 1713
30. 《舜水朱氏談綺 下》安積覚著/茨城多左衛門 1713
31. 《舜水朱氏談綺 中》安積覚著/茨城多左衛門 1713
32. 《舜水朱氏談綺 中》安積覚著/茨城多左衛門 1713
33. 《書簡式》朱舜水著/〔製作者不明〕〔製作年不明〕
34. 《水府綺談》網代茂著/ 新いばらきタイムス社 1992・7  
〈それからの忠臣蔵と北見町にあった朱舜水堂〉
35. 《誰にもわかる水戸学とその解説》安省三著/博正社出版部 1956・4  
〈水戸学の現在性〉  
〈光圈と朱舜水〉
36. 《註釈梅里先生墓碑陰文》多賀野三男編述/水戸黄門義公教団 1965・10  
〈朱舜水先生小伝〉
37. 《桃花扇・朱舜水》小田岳夫著/新潮社 1971
38. 《東京風俗三十帖》浜本高明著/演劇出版社出版事業部 1998・12  
茨城県に關すること：(五話) 隣国明の亡命者朱舜水が命名
39. 《梅里先生碑陰銘解説》茨城県立西山研修所編/茨城県立西山研修所 1958・3  
〈朱舜水〉
40. 《文恭先生朱舜水》木下英明著/水戸史学会 1989・7
41. 《まいづる》第6集/常陸太田市文化財愛護協会〔出版年不明〕  
高野三好〈朱舜水顕彰碑建立さる〉
42. 《水戸学徒列伝》高須芳次郎著/誠文堂新光社 1941・4  
〈朱舜水と人見ト幽〉
43. 《水戸史学》第4号/水戸史学会編/水戸史学会 1976・3  
北郷康〈朱舜水の史学思想について〉
44. 《水戸史学》第16号/水戸史学会編/水戸史学会 1982・4  
駒田富士子〈水戸義公と林読耕齋の交流について〉  
〈蘇える朱舜水〉
45. 《水戸史学》第17号/水戸史学会編/水戸史学会 1982・10  
木下英明〈水戸史学先賢伝 舜水・朱之瑜〉
46. 《水戸史学》第22号/水戸史学会編/水戸史学会 1985・4  
木下英明〈朱舜水の楠正成像賛について〉
47. 《水戸史学》第38号/水戸史学会編/水戸史学会 1993・5  
木下英明〈朱舜水と彰考館の史臣達〉
48. 《水戸史学》第42号/水戸史学会編/水戸史学会 1995・5

- 安見隆雄〈大日本史と論贊—特に光圀の論贊執筆の意思について〉  
永江碕邦〈史料から見た支那事変・大東亜戦争〉  
木下英明〈「陸宣公奏議」と朱舜水〉
49. 《水戸史学》第 57 号/水戸史学会編集/水戸史学会 2002・11  
久野勝弥〈朱舜水七十賀宴と人見友元〉
  50. 《水戸市史 中巻 1》水戸市史編さん委員会編/水戸市役所 1991・12  
〈文運の興隆と学者の招聘・契沖と安藤兄弟・朱舜水と澹泊〉
  51. 《水戸先哲の不朽の名文 2》水戸学講座第 13 回/常磐神社社務所 1997・5  
木下英明〈朱舜水の「楠正成像賛三首」〉
  52. 《水戸の心》関孤円著/川又書店 1970・1  
徳川光圀公(義公)・黄門—光圀(義公)出生・大日本史編さんの事業に取り組む・水戸家・小石川の後樂園のこと・朱舜水のこと光圀公・賓師の礼で遇す
  53. 《水戸学研究》通刊第 64 号/水戸学研究会編/水戸学研究会 1957・3  
雨谷菊夫〈水戸義公の朱舜水礼聘の意義〉
  54. 《水戸義公・烈公集》水戸学全集第 4 編/高須芳次郎編/日東書院 1933・5  
朱舜水〈朱舜水文集抄〉
  55. 《安積澹泊集》水戸学大系第 6 巻/高須芳次郎編著/井田書店 1942
  56. 《水戸学入門》西村文則著/長谷川書房 1941・6  
〈水戸学と朱舜水及心越〉
  57. 《水戸学の研究》名越時正著/神道史学会 1975  
〈水戸学派と明末志士—特に水戸光圀の朱舜水招聘について〉
  58. 《水戸学の源流》松本純郎著/朝倉書店 1945
  59. 《水戸藩皇道史》岡村利平著/明治書院 1944・9  
文化的事業—小宅生順—朱之瑜—人見伝—吉弘元常—今井弘儕—田中犀—佐々宗淳—鵜飼真言—中村顧言—板垣矩—安積覚  
〈崇儒—義公と孟子—朱舜水を礼遇す〉
  60. 《天下の副将軍水戸黄門の真実》第 39 巻第 13 号(7 月号)/新人物往来社編/新人物往来社 1994・7  
佐久間好雄〈朱舜水・心越の招聘・西山荘への隠居・藤井紋太夫事件・七十三歳の大往生〉
  61. 《禅とその歴史》石川力山編集/ぺりかん社 1999・8  
船岡誠〈奈良時代・平安時代の比叡山における禅僧〉  
古田紹欽〈栄西研究〉  
今枝愛真〈中世禅林における住持制度の諸問題〉  
玉村竹二〈日本中世禅林に於ける臨済・曹洞両宗の異同〉  
石川力山〈中世禅宗教団の展開と禅籍抄物資料〉  
広瀬良弘〈曹洞禅僧における神人化度・悪霊鎮圧〉  
永井政之〈東皐心越研究序説〉  
竹貫元勝〈黄檗宗教団の形成と展開〉
  62. 《水戸義公と心越禅師》高須芳次郎著/茨城県立図書館(製作)[1983]